



无法见好就收，名侦探柯南始终无法真正长大，动画剧集《怪奇物语：1985年的故事》即将上线，真人衍生剧也在规划之中。虽然剧方表明衍生剧不会加入任何原本的角色，地点也不在霍金斯小镇，可懂的都懂，利益面前，任何悬念和留白都有价码，都能谈判。

在消费主义的包围下，怀旧潮的不断复制与扩散，也是资本为了极限激发审美欲望而进行大规模催产的造物。最后，一个吊诡的现象诞生了：怀旧的直接目的，是对抗令人疲于奔命的现代社会，一方面，其系治愈我们脱离“苦海”的情感体验，但另一方面，其也容易转化成消费环节的养分。因此，值得深思的是，

上图：《中华小当家》在抽象剧情上越走越远。

治变革的概念。直到上世纪50年代之后电视的普及和交通的发展，全球化的脚步才开始扩张到文化领域。到了网络兴起的90年代，ACG文化如鱼得水，发展至今，隐隐有引领风骚的势头。而作为受益于“文化全球化”的一代人，此番80后的怀旧狂潮，当然也就是全球化的特别“招魂”行动。凭借唤醒受众醇美回忆的吉光片羽，自我认同、彼此认同、布尔迪厄意义上的文化场域被构造出来，至于活跃在这个“精神空间共同体”里的，人均高级“解码师”，比如听到港版的“做人嘛”，即可迅速接上“最重要就是开心喽”，听到台腔的“哎哟”，即可迅速接上“不错哦”。

上班、守点、内卷、逼仄——匆匆忙忙、连滚带爬的世界里，哪个不是忡忡一身病？眷念昨天，自我倾情，忧心未来，便成了“爱你老已”“咸鱼疗法”的习惯。面对无可避免的现代性困境，面对大众工业时代空心化、原子化、孜孜求利的乏味和缺陷、各种生存意义的瓦解，“怀旧”至少提供了一份安全感、归宿感，使人错觉回到曾经稳定、松弛、温暖的秩序当中，并以此叛逆实际不可倒退的历史进程，缓解群体性焦虑的重压。

无疑，既然怀旧是“强烈共情”的王牌，那么它具备同样显著的商业价值。所以，小川悦司始终

不要在怀旧商业化、物质化的进程中，弄丢了怀旧的内核与初心。

寻寻觅觅，初心不远。《公民凯恩》里显得微言大义、让无数人百思不得其解，最后却出现在大亨儿时雪橇底部的单词玫瑰花蕾（rosebud），对“局内人”来说，或许正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。就好像《追忆似水年华》里那块蘸着茶水、已经被泡软的“小玛德莱娜”点心，刚刚碰到上颚，即让普鲁斯特浑身一震，“注意到身上发生了非同小可的变化”。亦好像《头号玩家》整部电影都在缅怀的，不是只求通关和“赢麻了”的疯魔，而是过程中嘻嘻哈哈、希冀发现点什么、但本身毫无意义的、属于宅文化的特有快乐，是“绿洲”创始人哈利迪那句非常朴素的“谢谢你，谢谢你玩我的游戏”。

不恨年华去也，只恐少年心事，强半为销磨。好罢，2026年和之前的任何一个年份一样，不打招呼就猝不及防地来了，而80后的朋友，又无奈地老了一岁。不过，老就老呗，人总是会领悟的，会释然的，青春的岁月流淌过去，青春的故事永不落幕。从今往后的每一天，日复一日，在怀旧狂潮的推动下，只要他们想，他们就有法子一次次地进入故事，一次次地邂逅，一次次地继续最“中二”、最精彩、最无暇的冒险。民